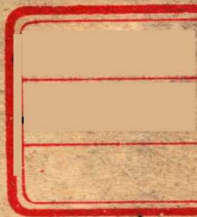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

歲次己未。金熙宗宣天眷二年。時已定都臨安。故自此歲首不書上所在。

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

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侍御史施庭臣守起居郎。

庭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義能勇。此時蘇符劉一止並爲舍人。未知何人所作也。

詔英州羈管人傅雱許自便。以雱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雱坐孔丹故流竄。凡幾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兼書中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敘。則是臣等身爲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並與理爲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犒設。張邦昌。劉

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敍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敍用者。與收敍。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日麻全不載此敕書條件。今以紹興請和錄條附。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爲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客謝不及。責授祕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仇深隙。乃欲修好而倖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

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

此據

明年五月丁酉詔書附入。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恂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

王倫等與恩澤裝錢在是月庚寅。

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旣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儔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凄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

熊克小麻稱校書郎范如圭。蓋誤。如圭明年二月方還校書。士儔等受命在庚寅。克於丁亥書之。亦誤。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

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惟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官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爲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

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徬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

南夫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土儂張勳行之後。今因降旨附見。

南夫又爲表賀曰。

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宗正少卿馮檣權尙書禮部侍

郎以國信計議之勞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紉。紉白之胄。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滂縱之。滂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滂。俟獲抃訖赴貶所。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世忠乞

放范滂
狀修入

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卽能誦。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號安民靖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分櫟。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大

小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秦、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而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以答敵人之詭秘。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爲陛下再計。嗣今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獎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於乖離。示之以威。將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除左通直郎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太府少卿林待聘。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施垌。爲太府少卿。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領經費。都漕司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祕閣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乃以糴軍糧爲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剗刷。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

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盡旨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宣撫使岳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許太常少卿張絢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祕閣修撰知饒州曾統守太常少卿寶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爲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罷三帥兵柄韓王世忠爲樞密請帥

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置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變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檜之語韓云何以不素告我而遂爲是耶韓覺秦詞色有異倉卒惶惑卽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張子韶云按潛以此年罷馬帥世忠時在淮東十一年四月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責嶺外皆與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檜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情難測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誤記也熊克小麻載潛罷軍職在今年四月亦誤

起居舍人薛徽言卒徽言雅爲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前引義

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參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略以謂。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旣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議和。空我之圖。困我之師。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況今欲竭江南偏在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旣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歛。衰世培克之法。略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尙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

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幾數千言，其大略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特遷一官。銍以國朝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爲中執法，言於朝，詔銍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尙方給劄奏御。至是，銍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銍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爲秦檜所沮，不克成。是日，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亶詔河南吏民略曰：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於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畱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

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此書紹興講和錄有之，略載其語。以見金人亦知天意人心之所在也。又

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行臺尚書省榜會驗近準尚書省降到契丹字詔書，今翻寫抄白在兼會。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撫諭去訖，及會職官百姓軍民事苦若是，守等江南人使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

實慮至時難以陳告，須合豫先開示。一應據見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至有不同。原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驗照。即目詔書內事理，意就便開作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職官軍民僧道耆老列令一一仔細省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邱墳，依舊安業住坐，永致信義，實爲大事，不得致違誤錯。失付宿州。準此。天眷二年正月十五日，金中樞書達達元帥同四太子提重兵來襲劉豫，未敢明言割地事，尚稱欲自有之。任張孝純爲行臺丞相，放赦寬恤，以鼓惑聾盲。先次計置般運帑藏，盡數過河，次遣張通古、蕭哲來，皆是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於今年正月間，陝西帥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密封夏國榜來。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背腹受敵，幾於失措大急，先發割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事他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關，姑附此俟攷。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世間人不

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何如。

寅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因降旨建淵聖宮殿附書之。

太常少卿曾統爲殿中侍御史。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司。事下三省。

事見去年十二

月辛未。

至是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內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

置糴買。及總領常平爲職。左宣教郎江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鏐罷。鏐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鏐反覆奸佞。苛刻擾民。故並罷。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引富弼。王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戊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故事王倫爲東京畱守。兼權開封府。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畱守。兼節制軍馬。召汴京行臺尙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所。孝純自

慚。乃白右副元帥潘王宗弼。以儀同三司致仕歸徐州滕縣。

熊克小厓云。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也。

尙

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荆浙閩廣路經制使。司農少卿霍蠡直徽猷閣。權發遣經制判官。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知鎮江府。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丙戌赦書。一切甄敘恐忠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別之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

年並未許收斂。詔令三省鈐量取之。

己巳。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

熊克小廨書。胡世將除陝西宣撫副使。按諸書。世將除川陝宣

撫。在今年九月六日癸未。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

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齎告以賜。上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庶並復職。大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甄敘。蓋朝廷不肯任怨耳。臣任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爲陛下言哉。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

趙姓之遺史云。秦檜令言者論庶大中之罪。遂再奪職。

東京畱守充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祕書省正字汪應

辰上疏言。和議旣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旣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鷄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敵使旣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將。以爲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

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儒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膏膽。以圖中興。勿謂和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仇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諡。於是禮官定諡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有諡。蓋自此始。

癸卯。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堤堰。溉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衰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棗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曰。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悛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腰間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實聞。四曰。稅戶交通。苟免禍害。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協心施行。從之。

庚戌。尙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

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壺廟曰忠烈。僞熙河經略使慕容洧叛。洧在熙河十餘年。曉勇得衆。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洧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洧又寇環州。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略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洧敗走。其衆多降。初。僞齊知同州李世輔。旣奔夏州。其家悉爲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僞降制書。以世輔爲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令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名者十纔一二而已。

僞制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二月

〔按〕是月壬子朔。

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

業。畱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淮西宣撫司。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謨、武略大夫唐抃。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日歷。

二月壬戌。勸會已降指揮差鄭謨、唐抃將帶本軍。軍馬隨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在何日也。

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爲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詔填

委。多出於炤筆。至是真拜。中書舍人蘇符試給事中。仍兼資善堂翊善。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保醴泉觀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愈赴行在。時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愈。規輩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勳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旣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械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趨召頤浩焉。

勾龍如淵所言。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但以云朝廷以帥材難得。遂搜至